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王蒙研究资料

宋炳辉

张毅

编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王蒙研究资料 / 宋炳辉, 张毅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9

(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 / 中国小说学会主编)

ISBN 978-7-201-06204-4

I. 王… II. ①宋… ②张… III. ①王蒙—人物研究②王蒙—文学研究 IV.K825.6 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756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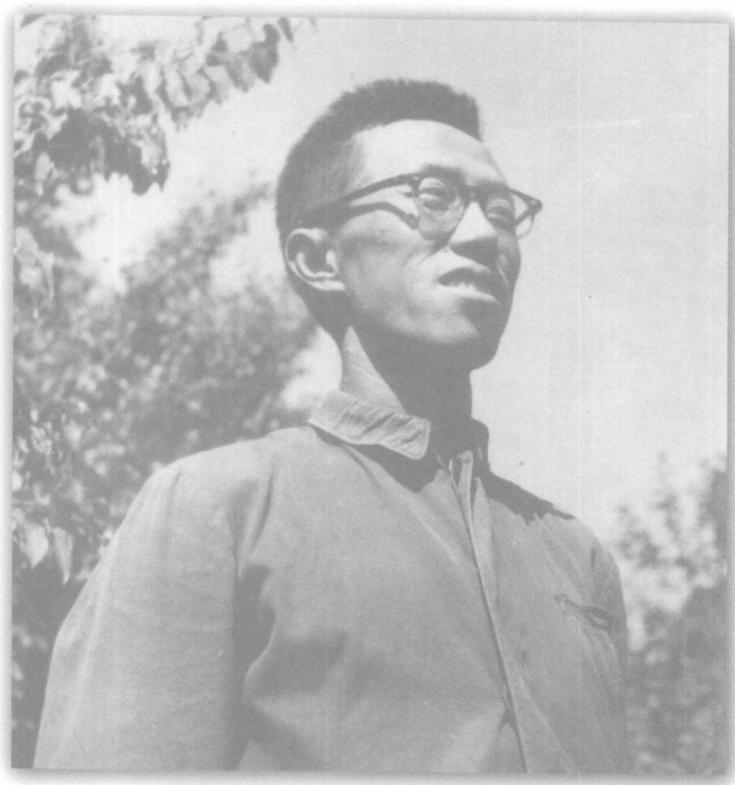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30.625 印张 8 插页

字数: 760 千字 印数: 1-4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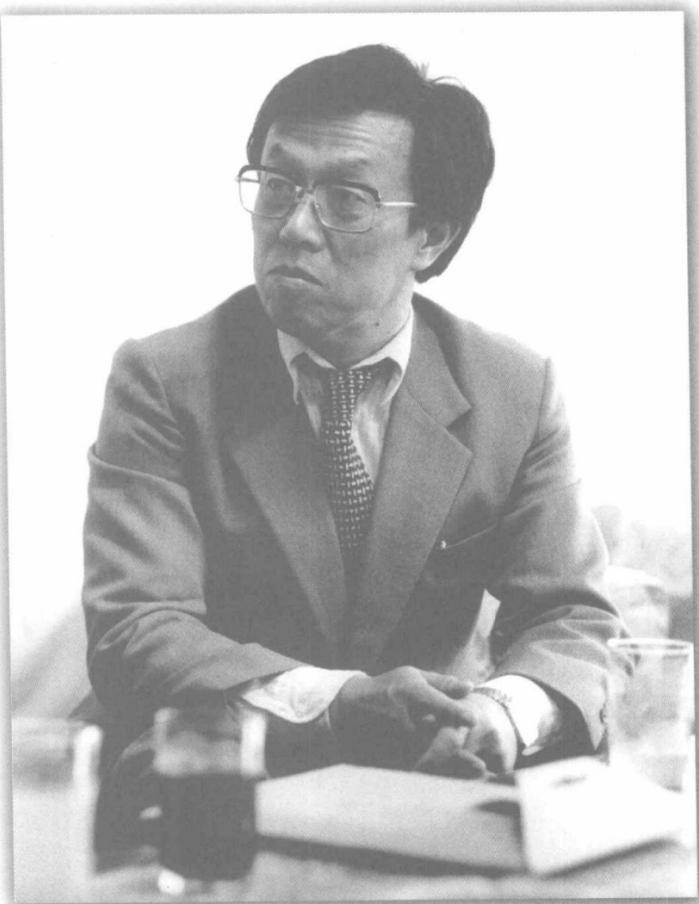
定 价: 65.00 元 (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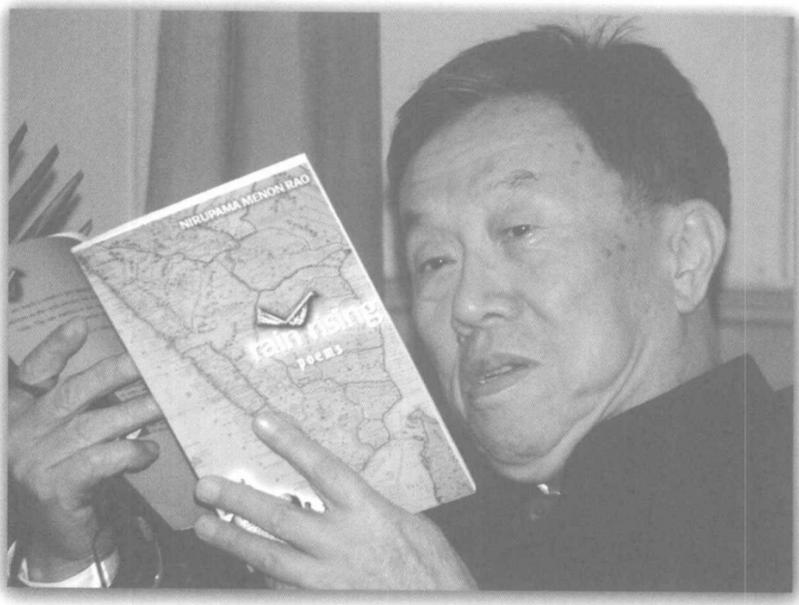
1965年刚到伊犁时摄



1970年代末的王蒙



1985年摄于西柏林



阅读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琪的英文诗作

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总序

凡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大概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国内数家出版社曾陆续出版过一些当代作家研究资料集。这些资料集是当时国内各大专院校的专家,花费了很大的力量搜集、整理,出版社也承担了相应的经济负担而共同完成的学术工程。这一工程的确造福于当时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可以说,一直到今天,这些资料集都是研究者和研究生们必备的参考书。但因为种种原因,90年代后,这一工作中断了。新世纪开始,很多有识之士重新呼吁应该将中国当代作家的研究资料搜集、出版工作继续下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人民出版社本着延续自己出版传统的宗旨,重新启动了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的出版工作。

从体例上考虑,丛书收录的对象,都应该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作家。每一位作家编为一卷。尽管每一位作家的研究情况有些不同,总体上,每一卷资料集都包括以下这些内容:一是作家自己的生平和创作谈;二是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和观点辑录;三是主要作品梗概;四是作家作品总目;五是研究论文论著总目。

本丛书原由华东师范大学杨扬教授任主编,后因杨扬要出国工作一段时间,并考虑到便于组织更多学者参与此事,便建议由中国小说学会接手任主编。中国小说学会是以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为主体的全国性学术团体,鉴于此项工作与学会的宗旨完全吻合,便欣然接受杨扬的建议,决定与天津人民出版社合作,共同完成这项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工程。我们希望继续得到广大学者与读者的支持。

中国小说学会
2007年5月

王蒙简介

王蒙，1934年10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南皮龙堂村。少年时期即参加革命，历任共青团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第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人民文学》和《中国作家》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等职。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副会长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等职。正规学校只读到高中，但1962年曾担任过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师，现还担任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文学院名誉院长。并兼任浙江大学、新疆大学、南京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校教授或名誉教授，以及安徽师范大学诗学研究中心顾问，另外曾以美国三一学院校长级学者(Presidential fellow)和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特邀学者的身份多次出访，先后访问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量讲学、研究与文化交流活动。

他的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19岁创作的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至今一再出版不衰。1953年以来，已发表文学作品近1000万字。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研究、李商隐研究、老子研究等方面的成绩享誉海内外，并有英语、维吾尔语的译作。他的作品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韩、意、挪、荷等二十余种文字出版。他的作品受到广泛注意，常常成为研究、讨论的对象，也屡次引起争议，受到指责、批评。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提及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并给予

肯定。1987年获日本创作学会和平文化奖、同年又获得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特别奖,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国内评比的文学奖项中,王蒙于1978年、1979年、1980年连续三届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连续获得全国第一届(1979—1980)、第二届(1981—1982)中篇小说奖,两次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1983—1984、1989—1990),以及《北京文学》奖、《上海文学》奖、《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奖、《人民日报》燕舞杯散文奖、《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全国第三届(1984—1985)报告文学奖、全国传奇文学奖(1986)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等二十多项全国文学大奖。王蒙在国内首开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创作先河,倡导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参与人文精神大讨论,成为中国当代最具实力作家的代表。

目 录

只要能用得上的,我都不拒绝(访谈) 王 蒙 宋炳辉(1)

第一辑 王蒙创作谈

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 蒙(21)
关于“意识流”的通信	王 蒙(27)
当你拿起笔.....	王 蒙(32)
关于《春之声》的通信	王 蒙(60)
我在寻找什么?	
——《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自序	王 蒙(66)
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王 蒙(74)
在探索的道路上	王 蒙(79)
倾听着生活的声息	王 蒙(92)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	王 蒙(107)
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	王 蒙(115)
漫话文学创作特性探讨中的一些思想方法问题.....	王 蒙(136)
我看微型小说(二则).....	王 蒙(152)
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	王 蒙(155)
苏联文学的光明梦.....	王 蒙(163)

人文精神问题偶感	王 蒙(174)
文学的歧义	王 蒙(186)
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王 蒙(201)
中国传统诗词的感悟	王 蒙 叶嘉莹(223)
政治家的文学与文学家的政治 ——在国防大学的演讲	王 蒙(246)
真相及其叙述 ——在《王蒙自传》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 的致辞	王 蒙(254)

第二辑 王蒙研究论文选

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	王 蒙(261)
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李希凡(282)
读《青春万岁》	萧 般(293)
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	秦兆阳(297)
谈刘世吾性格及其他	唐 娇(304)
关于创作的通信:致王蒙	李子云(316)
给王蒙同志的信	严文井(328)
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王蒙新作《蝴蝶》读后	陈骏涛(331)
探寻者的心踪 ——评王蒙近年来的创作	何西来(336)
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上 ——读小说《相见时难》	程德培(358)
读王蒙的《杂色》	高行健(363)
王蒙小说思想漫评	吴 亮(369)
挚爱到冷峻的精神审判 ——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刘再复(379)

宽容背后的激情

- 论王蒙创作的自我超越 宋炳辉(389)
- ## 苦涩的画卷
- 评王蒙的《新大陆人》系列小说 曾镇南(401)
- ## 语言缝隙造就的叙事
- 《致爱丽丝》、《来劲》试析 孟 悅(413)
- ## 中国作家对苏维埃国家的印象
- 评王蒙《访苏心潮》 [苏]谢·托洛普采夫著(426)
- 《活动变人形》读后感 金克木(431)
- 语言的戏弄与语言的异化 南 帆(438)
- 王蒙文学批评之批评 白 烨(445)
- ## 关于乌托邦语言的一点随想
- 致郜元宝：谈王蒙小说的特色 陈思和(456)
- ## 阅读与想象
- 致陈思和：再谈王蒙小说的语言与抒情 ... 郜元宝(475)
- 王蒙的散文 贺兴安(493)
- 读王蒙的《海的梦》 [日]近藤直子(506)
- 关于王蒙的《蝴蝶》 [日]相浦果(512)
- ## “外来者”的故事：原型的延续与变异
- 重读《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洪子诚(526)
- 作为批评家的王蒙 顾 骊(535)
- 王蒙：从纯粹到杂色 孙 郁(540)
- 论王蒙的“狂欢体”写作 陶东风(554)
- 关于王蒙的八个问题 王 千(558)
- 《恋爱的季节》眉批四则 李书磊(587)
- ## 追忆逝水年华
- 王蒙“季节”系列长篇小说论 张志忠(593)
- 《狂欢的季节》读后感 张光年(608)

革命、浪漫与凡俗	南帆(612)
胜过现实的写作		
——试论王蒙的创作与现实的关系	陈晓明(631)
作为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探险家”的王蒙	童庆炳(642)
略谈王蒙的诗	叶嘉莹(657)
论王蒙的寓言小说	严家炎(667)
论王蒙的文化心态及其传统认同	郭宝亮(682)
知中国人之“心”	李敬泽(700)
对人心世界的警觉		
——《尴尬风流》及其叙事伦理	谢有顺(705)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研究 50 年述评	温奉桥(714)
以写作反抗“幻灭”与虚无		
——有感于《王蒙自传》	董之林(726)
当蝴蝶飞舞时		
——王蒙创作的几个阶段与方面	邵元宝(739)

第三辑 王蒙研究资料索引

一、论文索引	(795)
二、著作、论文集索引	(885)

第四辑 王蒙创作系年 /889

编后记	宋炳辉(969)
-----	-------	----------

只要能用得上的，我都不拒绝

——王蒙先生访谈

王蒙 宋炳辉

时间：2006年6月6日下午

地点：北京干杨树王蒙家中

宋炳辉：王蒙先生，我最近读过您的《我的自传》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三部也快问世了吧。不过，从前两部中我就已经感受到，这不仅是一部您回顾自己半个多世纪创作历程的历史，同时也将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见证史。我想，这不仅在于您的文学实践所产生的持久而重大的影响，更取决于您在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自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中所处的特殊经历。关于您的三部自传，一定会引起文坛和读者们的极大兴趣，一定会引出许多话题来。

我首先注意到一点，您对于自己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创作，用了一个特别的表达词，就是“青春期的写作”，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间隔了那么多年，直到70年代末回归文坛时，就进入了“中年写作”。我想，您的这种创作历程是比较特殊的，在中国同代作家中又是非常具有代表性。这样的曲折起伏的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什么优势吗？

王 蒙：上世纪50年代的写作，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上了一个底色，这个底色是比较阳光、比较光明的，因为它正处在新中国刚

刚建立的欣欣向荣的历史时期。当然，现在看来，这里面也有很多幼稚，有很多理想和现实的脱节，甚至也有某种简单、片面和极“左”倾向的东西。譬如说在小说《青春万岁》里，我曾批评里面的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叫做李春的中学生。现在已有评论家提出，李春是不该被批评的，她无非是自己做自己的功课，不想参加班里的活动，她有权利作出这样的选择，说不定这种选择恰恰是正确的，至少她算不上一个落后的、转变的典型。现在看来，也是一个角度的说法。而我当年的义正辞严，可能就是我当初简单和幼稚的某种表现吧。

然后呢，20 多年间我处于被封杀的情境中，不过，我的写作虽被封杀，但我的生活和从实际中学习的劲头并没有减少。这期间，我在北京郊区、在新疆地区参加劳动，尤其是从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一下子跑到边远的新疆，对地方工作的特色、对广大农民，还有那种异质文化，也就是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等等，对我也有很大的充实。但我有一个特点是，在我的生活有了一个改变之后，我不会就把过去完全否定，我并不认为我到新疆农村劳动了，回想起 50 年代初期对革命、对新中国的向往，就认为那时候像梦幻一样。我知道，它确确实实存在着，不管历史怎么变动，我们用不着以今天来否定昨天，再用明天来否定今天。

到了后“文革”时代，我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甚至是充满激情的写作新阶段。我消化了那种青春的写作，也消化了被封杀的、沉默的状态，但同时，也认真地思考着自己这样一种生活经验。我觉得我是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对我的经历，我并不是一种近乎纯然地怀念、歌唱，也不纯然是牢骚、怨恨，而更从一个历史的和人生的必然性上来看待这一切变化。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他有青春的经验，有被折磨的、碰壁的经验，有被封杀的经验，有被打入社会底层的经验，也有恢复了自己原来的社会地位等等具有很多可能性的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可贵的，都值得认真记取，认真回顾和反思。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虽然我也读书，但更多的是靠我人生的经验，靠我所读的是人生这本大书。

宋炳辉：我记得 80 年代初我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您刚从新疆回到北京不久，当时您用了“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复杂经历和创作立足点和视野。我觉得您是想在这样广阔的空间和时间里，集中表现这样一种经历、感受和思考。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里，您集中推出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它们所叙述的故事，它们包含的激情和理性，包括艺术手法上的探索，在当时反响极大。

沿着刚才所说的问题，我在考虑您的创作与同时代其他作家还有一个不完全一样的地方：一般作家的写作，在文体的驾驭上是从“小”到“大”，先从篇幅较小的诗歌或者短篇小说入手，然后尝试长篇小说的创作，但您给一般读者的印象是，一开始就是大部头，您是从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始自己的写作旅程的，然后，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确立您在文坛地位的倒是一批中短篇作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王蒙：从小到大是一般规律，但也有很多特殊的个案。我当时一上来就选择长篇，现在回想起来，其中有一个具体原因。因为我的写法比较特别，我的风格和 50 年代中国的作家相比也不一样。我的作品中，贯穿了一种情绪。具体地说，如果我的作品没有一定的规模，我认为它可能就是站不住的，如果我用那种方式写一个短篇的话，可能很快就被否定掉了，或者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我的作品故事性不强，情节也并不吸引人。

宋炳辉：在您的自传中，您曾用了一个词是“情绪”，来说明您早期的写作。

王蒙：是的。在写作中，我所倾吐的，最最激动作者本人的莫过于情绪的表达了，说成书写激情也行。所以陆文夫一直喜欢说王蒙首先是诗人。你刚才说的一开始就写长篇作品，我觉得就

和这个原因有关。

比较有趣的是《青春万岁》，从文艺界对它的评价来说，并不特别高，但我从 1953 年开始写作，1956 年定稿，到 1979 年才正式出书，历时 25 年。而从问世以来，至今每隔两三年都会重印一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书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许多 50 年代曾受到非常高评价的书，现在可能只有研究者因为研究才去读它，一般读者不会再去了。现在也更不会每隔两年印一次《红岩》，或每隔三年印一次《青春之歌》，或每隔三年印那些认为写得比较好的，比如赵树理的、孙犁的小说。但《青春万岁》确实是到今天为止，仍然在不断的印行过程中，哪怕是印上 2000 册、1500 册，但它隔几年就需要印一次，说明它总还是有相当的读者群，这是很有趣的现象。而我真正所谓成名，造成影响的则是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 年发表，弄出很大的动静来（笑）。至于“文革”后，这段写作没有停止过，一直还都是延续下来了。

宋炳辉：我记得我读小说《青春万岁》和看电影《青春万岁》几乎是同时的，那时刚刚步入大学校园。这样的阅读经验也许混同了电影和小说两种不同的文类，但对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却使您小说的人物一个个都有了具体可感的容貌特征，也更直接地激发我的审美情感。我觉得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里面都贯注了一种理想和激情，而且对我这一代在 60 年代出生，70 年代初开始上学读书的正在成长阶段的青年人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我实在是流着泪看完《青春万岁》的，里面有很多台词，比如序诗的开头几句：“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缨珞，编织你们。”那个时候很容易激发起我的情感。现在可能会带着一些理性的东西去读这个作品，但当时是非常的投入，所以我想它能够不断地重印，一直拥有它的读者，还是和这个有关系，青春总是充满蓬勃的热情和希望，年少的一代需要这样的情感